

8100/19

明水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

1987年12月出版

主 编：耿存志

副主编：吕斯塞

蔡华伟

编 辑：张宏大

明水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册

字数：80,000字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日本侵略军侵占明水县·····	赵熙和 (1)
邓军和抗日十九旅·····	赵熙和 (3)
邓旅霍团抗日之战·····	蔡华伟 (4)
通肯河畔的抗日烽火·····	蔡华伟 (6)
铮铮铁骨 为国捐躯·····	蔡华伟 (10)
贺文翰先生二三事·····	傅祥增 (13)
“金山口”来的人·····	刘振洲 (16)
伪满时期我县行政区划·····	县志办 (17)
伪明水街公所·····	梁永兴 (19)
伪明水警察署·····	梁永兴 (22)
伪满时期的国兵·····	县志办 (25)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县志办 (26)
伪满时期的劳工·····	傅 春 (30)
我接连三次被抓当劳工·····	邢殿玉 (31)
美酒佳肴换来“成绩优秀”·····	陈 义 (40)
早年的野台子戏·····	于景荣 (41)
解放前的邮政事业·····	张宏录、张宏吉 (43)
我县日伪时期的三次工人罢工·····	蔡华伟 (47)
智斗杜掌柜·····	吴崇宪 (49)
伪满时期的一次学生运动·····	蔡华伟 (51)
小学生抢柴风潮·····	贾若愚 (53)

日寇仓惶撤退·····	于春霖 (55)
回忆明水县光复后一百天·····	张宏吉 (57)
匪徒劫车目睹记·····	郑洪亮 (63)
接收明水的前前后后·····	蒋国卿 (68)
我与明水县·····	刘振荣 (83)
艰辛的历程·····	郭芸田 (88)
兆麟文工团在明水·····	康 夫 (92)
回忆土地改革·····	吕斯塞 (95)
放发土地执照巩固土改成果·····	刘 辛 (101)
解放后一处特殊商店——工薪商店·····	张宏大 (104)
回忆创建明水银行·····	方振贵 (106)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王景山 (109)
在朝鲜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陈胜久 (113)
明水艺校创建始末·····	耿存志 (117)

日本侵略军侵占明水县

赵熙和口述 张云鹏记录整理

记得是伪大同元年（1932年）十月三十日这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从西北上空飞来一架日本飞机，在县城上空扔下了九颗炸弹，炸毁了不少房屋，人畜也有伤亡。有一颗炸弹没炸。日本飞机飞走后，街里人心惶惶，有的说日本兵已经从安达出发了，有的说已经到潘秧子街基（即青岗县中和镇）了。人们纷纷向城外逃跑。有钱有势的坐车骑马携家带眷，没钱没势的背包担担，扶老携幼。到了晚间城里差不多跑空了。我帮助把兄弟王清将家属送到西门外，又返回来，我要看看日本兵什么样子，人们为什么这么怕他们。当天夜里，我一宿没睡，第二天天刚亮就听到南门外有坦克车响动声。我来到十字街，看见公安局长范承恩领着一帮人往南门那边走，每人都拿一个小纸旗，上面写着“欢迎日军”。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是个日本女人，她身披斗篷，脚穿毡鞋，名字叫斋藤金子，是本街一个姓娄的老婆。到了南门，斋藤金子站到墙上用日语跟城外的坦克上的日军说话，说的啥，咱们听不懂。之后，坦克车就绕到西门外，从西门进来的。（因为南门用装土的草袋子挡着）。一共进来四辆坦克车，到了十字街就将炮口对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停在那里。这时，四门都占上了日本兵。不一会来了一架日本飞机，飞得很低，往下撒传单，还有用纸印刷的满洲国的小国旗。一个日本侵略军的小头目，站到坦克上讲话，斋藤金子当翻译。她叫站在十字街的人们，每人都要拿一面伪满洲国旗。看热闹的人们只

好从地上拣起小旗，没有旗杆儿，就找个秫秸棍夹上。这个头目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们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安民讨伐队”，是来打马胡子的（指抗联队伍），又说日本是满洲国的“友邦”，日满两国“一德一心”，把满洲建成“王道乐土”，好让人民“安居乐业”。不一会，从西门进来了日本兵的马队，约有二百余人，到街里没站脚，就出了北门往北去了。走到北沟子往西拐，又从西门进来，到了北街路东振东旅馆（即现在的政府招待所）门前站住，马拴在门外，兵没进屋，就到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搜查。侵略军所到之处，毁门砸窗，翻箱倒柜，值钱的东西被拿走，鸡鸭也几乎被抓光。原来“王道乐土”就是这个样子。

九点钟左右，来了几辆带帆布篷的大汽车，也是从西门进来的，站在了西街路南。十点多钟，坦克车在前，马队在后，大篷车在最后，出了北门，往拜泉方向去了。

邓军和抗日十九旅

赵熙和口述 张云鹏记录整理

伪大同元年（1932年）十月里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邓军长（即邓文，原为马占山部旅长）率领部队一万多人，从西门进明水县城。进城后，就把监狱里的犯人放了。邓军长在十字街向群众讲话，我去听了。我看见邓军长五十左右岁，留着不长的黑胡子。他讲的话，我还能记住几句：“同胞们，要起来抗日，不抗日就要亡国，就要当亡国奴。我姓邓的，活一天就要抗日一天，剩一只胳膊就用一只胳膊打，剩一条腿就用一条腿打。”邓军长讲话时掉了泪，听讲的群众也有不少人哭了。晚上八点多钟在十字街枪毙了商会会长赵本兴，据说是他的儿子在齐齐哈尔投降了日本。邓军长当天夜里住在东街道北永裕盛（即现在的第一百货商店），他和县长卢浚海谈了半宿，任命卢浚海为抗日第十九旅旅长。第二天邓军就从东门开走了。

邓军走后，卢浚海在县公署院内成立抗日十九旅司令部，委任团营干部，招募新兵，购买枪械，扩编队伍，一时搞得很热火。不几天，听说日本兵要来打，卢浚海领着他委任的干部和为数不多的部队离开明水走了。

邓旅霍团抗日之战

蔡 华 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农历十月初九天刚蒙蒙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爱国军人邓文（此时已是军长）的暂编骑兵第一旅的“霍团”（团长霍刚），在张家岗（光荣乡曙光村）和韩家沟（繁荣乡自合村）交界处四节地沟子与日本侵略者打了一仗。

当时，日军七、八十人，多数是骑兵，有汽车、大炮，从南向北开过来，路过一里七（村人乡兴通村）感到地势不利，没有在此停下，便向张家岗进发，天黑时到达张家岗，就在那里住下。日军准备向东北占领拜泉县的三道镇。（当时日军尚未占领明水县城）霍团当时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行动，也要占领张家岗高地。于是两军便在张家岗和韩家沟的交界处发生了遭遇战。

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日军伤亡很多人。霍团也有较大伤亡。战斗结束后，日军拉走六具尸体和很多伤员。有一具尸体没找到，此人叫古田吉之助，是个少佐指挥官。据当时群众讲，他被击毙后，身上的军装和黄呢子大衣，都被别人扒走了，把尸体扔到大沟里了，所以日本人连续找五、六天都没找到。后来，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在韩家沟南大岗子上竖起了一个塔形纪念碑，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刻上了古田吉之助等七个被打死的日军官兵的名子。日本人还到那里祭祀过。此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被当地群众扒掉了。

战斗结束后，邓文部队随即撤走，日军紧接着也进入了韩家

沟。进村后没有发现抗日部队，便对韩家沟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放火烧了三十多间房屋，抢走了群众很多财物，打伤了一个姓王的农民。还向梅纯（现繁荣乡所在地）方向打了几炮。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日军在五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三道镇方向开走了。

通肯河畔的抗日烽火

——东北抗联第六支队在我县兴通一带的抗日活动

蔡 华 伟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是在一九三九年初由抗联第三、六、九、十一等四个支队改编组成的。总指挥就是威震东北的抗日将领李兆麟将军。他们以小兴安岭为根据地，经常活动在兴安林海和松嫩平原上。

一九三九年夏秋季节，三路军的第六支队在于天放和朴其松的指挥下，深入海伦、明水、拜泉、青冈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点燃了通肯河畔的抗日烽火。

宣 传 群 众 播 下 火 种

树人乡长发村四队社员刘芳的表弟邹树明，在伪满康德六年春被抓了国兵，在富锦县第三教导队。那时，在富锦一带就有抗联活动。在抗联的宣传和教育下，这个连队的全体伪兵打死了日本教导官和伪连长起义了，拉走了队伍，投奔了抗联。后来，这支起义部队就被收编在第六支队。副连长就是邹树明。

同年七月，邹树明把他所领导的连队带到我县兴通一带，曾在张家岗、谢家岗、史家岗、周全屯和山弯等村屯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白天隐蔽在青纱帐和河套里，夜间进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支持抗联，打击日寇。

夜 闯 山 湾 募 捐 支 前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深夜，有一支抗联队伍来到了兴通村山湾屯（树人乡长发村一队），进了曾当过伪甲长的王维新家。

当时，王维新已经不做甲长了，由他的大儿子王恩海接替，人送外号小甲长。抗联先向他们进行了抗日宣传和政策教育，然后提出要他们帮助抗联募捐三百双棉胶鞋。王维新感到买鞋困难，怕被日本人发现，答应给筹集买三百双棉胶鞋的款。为了等这笔款，抗联撤离时，留下了一名姓马的排长。并向王维新一家提出了要求，必须保证马排长的安全，如果马排长被抓、受害，就拿王维新一家是问。

抗联撤离后，小甲长王恩海主张把马排长送官请赏。老甲长王维新坚决反对，告诉全家老小，都要严守秘密。不然不是遭到抗联的报复，就是受到日寇的杀戮。就这样马排长一连在王家住了两个多月，他白天遁入青纱帐里，晚上住在小学教师高宝山家中。马排长一直呆到拿到捐款才离开王家投奔部队去了。

唤 醒 民 众 参 加 抗 日

在抗联的经常宣传和教育下，通肯河一带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清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有的青年不顾危险，毅然参加了抗日联军。当时在山湾屯有一位名叫王成新的老汉。他的大儿子名叫王恩凤，正是壮丁年令。王恩凤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和蹂躏，不愿当亡国奴，便离开了家乡，参加了抗联。

王恩凤参加抗联后，在海伦县境内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力量悬殊，使我抗联队伍陷入了重围。在突围时，王恩凤等五名战士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以少胜多 威震北疆

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九月初的一天，抗联第六支队的一个连，在海伦、拜泉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以后，转战来到明水境内，在兴通一带开展了抗日活动。一天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抗联队伍横穿兴通村通往县城的公路，直向董录屯进发。伪兴通警察分驻所发现了抗联队伍后，立即将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县警务科。县里的警察大队、自卫团、讨伐队等，在警务科长张乃选(外号张瞎子)、警防股长刘锡刚、讨伐队长杨绍朋的带领下，开着三辆卡车，急忙赶到兴通。这时，一直在后边尾追抗联的海伦县讨伐队二百来人，坐着五辆卡车也赶到了。紧接着青冈县的讨伐队，大约一百三、四十人，也开着汽车赶到了，三县的日本鬼子、警察、讨伐队，立即做了联合作战部署。海伦包围东面，青冈包围南面，明水负责西面和北面。敌人以为这回抗联就是插翅也难飞了。我抗联队伍只有六、七十人，武器装备也不好。面对寇和伪军，既有汽车，又有小炮。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我抗联战士，沉着迎战，巧妙部署，在兴通的南沟子桥头和董录屯后的塔头沟里都设了埋伏。各家各户的墙壁也都挖出了枪眼。当日伪讨伐队的汽车距桥头不到二百米远的时候，抗联战士突然开火，一顿家伙把首车给打停住了。前车一停，整个日伪军队伍都被卡住了。这时，我抗联战士都集中在董录屯，分别驻守在姓董的、姓周的和姓纪的三户地主大院子里。

太阳下山后，日伪军开始冲锋了，抗联战士严阵以待，发挥近战优势，单等敌人靠近再打，结果是弹不虚发，敌人冲上来一个，就打倒一个，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不敢冲进村里。这时日伪军开始用炮火轰击了。可是，我们的抗联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河东去了。

这次战斗日伪军伤亡很大，明水、青岗、海伦三个县的讨伐队都有很大伤亡，共打死日本鬼子五、六名，打死打伤讨伐队员十多名，而我抗联部队只有一名战士受了轻伤。

战斗结束以后，安达县的日伪讨伐队一百多人也赶到了。但是他们连抗联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只见到了抗联部队临撤离时点燃的一把大火还在猛烈地燃烧着。

鱼水相帮 同心抗日

抗联部队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群众掩护抗联，抗联热爱群众的动人事例至今仍在广泛流传。

就在董录屯这次战斗中，有两个叫单武和宫珍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拿起枪杆，帮助抗联打鬼子。战斗打响后，单武和宫珍两个人都在屯中纪凤洲家隐蔽。突然有个抗联战士的手指被敌人的炮弹片划伤了。当时另外一名抗联战士忙给那位受伤的战士包扎。并对在场的群众说：“老乡，你们谁的枪打的好，快上来坚持一下。”单武和宫珍两个人从抗联战士的手中接过枪来就打上了。他们发现有两个讨伐队员正端着枪往村里冲，被单武一枪一个都打倒了。后来，又有两个日本鬼子从屯北的一个坟塋地里钻了出来，顺着麦地的垄沟往村里爬。宫珍瞄准前边的一个，一声枪响，那个鬼子当时就被打死了。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鬼子，窝回头要往回跑，宫珍手急眼快，瞄准敌人，扣动板机，那鬼子也应声倒下了。

这时，敌人的小炮打得更凶了，在董礼家院里指挥的抗联指挥员，亲自上了西北炮台，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机枪，一发子弹就把那个正厥着屁股瞄准的敌人炮目给打死了。从此，敌人的小炮再也不响了。

现在，单武和宫珍帮助抗联打鬼子的事迹，在兴通和长发村一带仍然是人们常常传颂的佳话。

铮铮铁骨 为国捐躯

——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蔡 华 伟

贺文翰先生是我县历史上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他的爱国抗日活动，在我县老一辈人中是众所皆知的。他是在一九四三年（伪康德十年）被日寇在哈尔滨监狱秘密杀害的，当时只有三十七岁。

立 志 攻 读

贺文翰字荫林，人称贺大学，一九〇六年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贺家屯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性格直爽，好打不平，他早年在我省齐齐哈尔市工业学校求读，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专门部法科学习，在校时与学友谷丛惠相爱，一九二九年毕业后结婚。在校时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思想上进、品行端正，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在课余时间，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接触了很多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他本人是否入党，现还不详）一九二七年北平民国大学复函黑龙江省教育厅，决定发给贺文翰奖学金，以资助攻读深造。从此他更加刻苦攻读，积才蓄能，准备将来报效国家。

奋 起 抗 日

贺文翰在校时，常同与自己志向相同的同学一起谈论国事，畅述情怀。“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祖国的大好山河、家乡的父老兄妹，践踏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心情特别激愤。他感到这既是东北同胞的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所以，在毕业后他决心弃职不做，立志回乡抗日。他回到明水之后，先在民众教育馆工作。这时他常和在与教育馆毗邻的十六校在教的张树德往来，两个人常在一起促膝谈心，有时他还向张树德宣传一些反满抗日、拯救中华的道理。有一次，他和张树德一起到城外野游，见四周无人便对张树德说：“国土沦陷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有志青年都应立志报国。拯救中华要靠中国共产党。”又说：“中国将来必走共产之路，实行耕者有其田。”

贺文翰为了掩护自己，取得敌伪的信任，他也结交一些省、县政界要人和实业界人士，因他为人豁达，才识出众，很受政界要人敬重。后来，他被日伪当局委任为我县伪通达村的村长。以后，他就在这个公开身份的掩护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经常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搞情报、印传单。当时群众在西碱沟一带常拣到抗联的宣传品。在伪康德九年暑假期间，张树德去通达看望他，夜间就和他一起住在伪村公所办公室里，发现他一个人半夜起来印东西，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张树德问他：“你在忙什么呀？一宿没睡觉。”他笑笑说：公务太忙呀！打个夜班。”

贺文翰在任伪村长期间，从不打骂群众，欺压百姓；而对地主豪绅却从不客气，有些地主老财在背地里都骂他是“贺大厥子”。

被 捕 入 狱

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秋，日伪当局发起了一次大清洗运动。因为拜泉县有一个叫郑秉环的告密，贺文翰、了继阳、李克成、阎继哲、杜效伯、曹贵权、曹荃权等二十多人，分别在明水、拜泉、安达、富锦、青冈、绥棱等地被捕入狱。

那是九月的一天，一辆载着荷枪实弹日本宪兵的大卡车突然开

进了明水县警察署院里。经翻译介绍，知道是省警务厅派来的缉查队。也不交待他们的来明任务，就让警务科长亲自陪同，到通达村公所去一趟，并指示必须绝对保密，不准通知通达村。

警务科长张乃选领着这些日本人和宪兵队来到通达村公所后，问明了谁是村长贺文翰，没容分说，五花大绑，推上汽车，就拉走了。

回到县城以后，汽车也没停留，直接返回了哈尔滨市。贺文翰这一去音信皆无，死活不知。

光 荣 牺 牲

贺文翰被抓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日本投降后，与他同时被捕入狱的拜泉县人曹荟权被我党解放出来，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份回忆录中提到贺文翰，才知道他已在一九四三年冬，被日本人在监狱里残害死了。

贺文翰等入狱后被监押了一年多，也没弄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活动情况。每次审讯都是问：“你和于天放是什么关系？”、“你们有过什么来往？”、“你对满洲国和日满亲善有何看法？”、“你自己都有什么反满抗日活动？”、“你都和什么人往来？”、“你对这些人的看法如何？”不说就严刑拷打。据曹荟权的回忆文章反映，贺文翰在狱中表现特别坚强，尽管敌人用了上大挂、灌辣椒水、坐电椅、皮鞭抽、火烙铁烙等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有时还斥责汉奸的种种罪行。敌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贺文翰、阎继哲、杜效伯、李克成等四人判处了死刑。但敌人还没来得及执行判决，贺文翰就被他们折磨死在监狱里了。死后，他的尸体被日寇扔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了。

贺文翰先生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却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

贺文翰先生二三事

傅 祥 增

贺文翰先生为人耿直，不畏强暴，在他生前经历的几件事情之中，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一）爱憎分明

民国时期为了维护治安，各乡村都成立了保卫团。大青岗保卫团团总姓窦。贺文翰和窦团总十分要好，二人常来常往。贺文翰会使用枪炮。窦团总身边缺少个助手，他就把贺文翰举荐到保卫团，并委以副团总职务。从此，贺文翰就天天操练团丁，窦团总也落得个省心。在一次和土匪作战中，团丁们捉住一个民愤很大的匪徒，请示窦团总如何处理。窦团总因惧怕匪徒报复，打算把被捉的匪徒放掉。贺文翰表示反对，他说：“我们是兵，他们是匪，匪是害民的，兵是保民的，对土匪不镇压何以保卫百姓，如果捉了再放，匪患何时可除”。这两个正、副团总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窦团总让步说：“你酌量着办吧！”于是，贺文翰下令处决了那个匪徒。

（二）敢作敢当

民国年间，社会治安极差，土匪横行。为了保护身家性命，贺家也筑起了“响窑”。一天一股土匪从大青岗贺家屯经过。贺家关紧了大门，作好了迎敌的准备。不一会有几个匪徒作为“代表”来